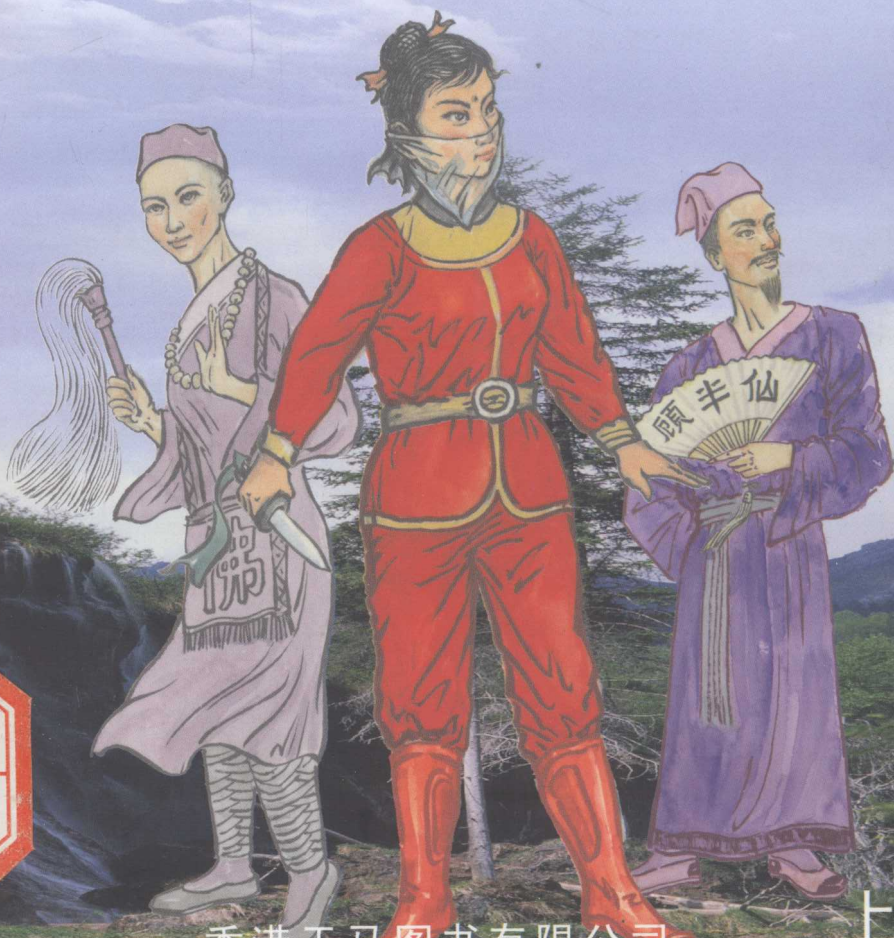


德孽報

孔祥云 著



香港天马图书有限公司

上

长篇通俗武侠小说

德孽報

孔祥云 著

(上)

康师大图书馆 惠存

孔祥云 赠

香港天马图书有限公司

2003.12.5

《德孽報》

作：者 孔祥雲

出版發行：天馬圖書有限公司

香港上水新成路一百一十三號三樓

電話：二六七〇六六三三

傳真：二六七〇一三八二

印刷者：新龍達印務有限公司

定 價：港 幣二十五元

人民幣二十五元



翻印必究

版權所有

二〇〇三年六月正版·香港

ISBN 962-450-037-1/D·45814

目 录

第一部 顾氏隐娘…………… (1)

方龄二八，不施朱而红，不傅粉而白，秋水长幽情，春山蕴秀气；村姑装扮，布衣难掩其艳，山野风韵，无半点娇弱之情。叹世人多盲，尽视侠女为疾呆，待到解恶、惩凶，做出多少震世义举，方始个郎惊为天人。

第二部 疯生熊铭…………… (135)

一介平民，不求闻达，不谋富贵，但愿隐世过太平；詎料造化弄人，命途多舛，魔爪伸来，家毁人亡，携孤女而外逃，隐姓名以待时机，二十六载韬晦，终得手刃强敌，快意恩仇。坎坷历尽，仁心自见，化敌为友，得道多助，大侠之风范存焉。

第三部 妙手神尼…………… (311)

看破终非易，尘缘自难息，情天难补，恨海难填。不至成仙成佛，哪能真入空门，不到尘缘尽了，怎得静心修行？一代女侠，见宿仇虽手下留情，亦难免陡生杀心。劝话亡命，玉成人间美事，此亦修炼者，积功累行之必要，成仙成佛之基础也。

第一部

顾
氏
隐
娘

回 目

- 第一回 舞獅失足雁落平沙 (3)
测字有心见义勇为
- 第二回 萍水相逢顿成知己 (15)
置酒托孤缔结姻缘
- 第三回 征借民房大打出手 (31)
祸从天落百姓遭殃
- 第四回 雷雨交加天怒人怨 (45)
世外桃源倾刻泽国
- 第五回 宝贝少爷白昼失踪 (59)
留刀寄柬深夜示警
- 第六回 迁居还屋息事宁人 (76)
探监治病妙手回春
- 第七回 乔装救弟狼窝历险 (94)
怒杀兽兵神出鬼没
- 第八回 大难不死阖家团聚 (115)
如梦初醒人去楼空

第一回 舞狮失足，雁落平沙 测字有心，见义勇为

话说贵州省湄潭县，本是高原山乡的一个偏僻小县，它交通不便，民风古朴，多年来几乎跟外界没有联系。自从日本侵略者的铁蹄践踏我中华大地以来，形势一天天紧张。浙江大学的农学院和工学院，国民党的十七临时教养院（伤兵收容院），中央军校第四分校，炮兵学校等先后迁来。小小的县治所在地义泉镇，人口突然增加数倍，满街是外省口音，随处可见穿旗袍、长褂的大学生，穿军装的军校、炮校学兵，拄拐缠绷带的伤兵。

虽然这样，小百姓们除以惊诧的眼光，注视着这一从未有过的变化外，对于亡国之痛是感觉不深的。一则，在那“多摆家常，休谈国是”的年代，自己终日得为一家人的稀饭奔忙，已经精疲力竭，不敢，也没有心思去关怀只有“大人先生”们才有资格过问的事；再者，只要有一碗稀饭喝，少生病痛便是幸福的极易满足的积习，也令他们装不下更多的困扰。他们照常日出而作，日落而息，该怎样过日子还是怎样过日子。

比如，每逢三、六、九的场期，或买或卖，绝不错过；晚饭后进茶馆听评书（评书），到大街边听善书（说圣谕），上酒摊灌一碗包谷烧，串门子说东家道西家仍如既往；婚丧生寿照老规矩闹排场，一点也不能减；除夕守岁，初一拜年，十五闹灯，清明上坟，端午吃粽，六月求雨，中元烧袱，中秋打粑，九月迎神这些，更是雷都打不脱的。小民们，哪怕日子再艰难，也得这样过；或许是苦中作乐吧，那

久已麻木了的神经，确实会多少得到些安慰。

他们的生活圈子就像一潭死水，外来人增多的这粒石子投进去，连泡儿都不会冒一个。

说话间，壬午(1942)年的元宵节已经到来。元宵节是正月十五，民间叫过大年，实在比那正月初一的小年要热闹得多。晚上有龙灯、车灯、花灯看，白天有精采、惊险的狮舞节目。这一天，四乡八场的百姓们，早早都赶进县城来，或投亲，或靠友，放下心来，要舒意安逸地玩一天。

县政府的午炮刚刚放过，天主堂的钟声也清亮地响了。在南街城隍庙前的大街中央，十八张方桌已经稳稳地重叠起来，远远看去，就像耸立着一座上下同宽的四角木塔，高出两旁的居民房屋一倍多。看众们把街的两头堵得水泄不通，或立或坐，不叫人海，亦堪称人山。街道两旁的屋檐下，坐的除了党、政官员，地方名流，缙绅巨贾外，还有外来那些穿军装的体面人物。也许因为这个原故吧，警察也出动了，在地上用石灰划出了界限，谁也不能够越过雷池一步。

街两旁的住家人户，也只有在自家的门坎里头，那些要人们的背后规规矩矩地坐着。空敞的街心里，高垒的方桌下，歇息着的是今天将要登高表演的主角人物，康家拳房的师傅康德成和他的四个儿子，几个徒弟。还有几个是元宵节各条街灯会的会首。

今天是康家拳房师徒们精采的表演。

开场锣鼓已经打了三通，会首们到县长桌前恭身请示了两次，那戴黑框眼镜儿的县太爷，才懒洋洋地抬起右手一挥：“开始吧。”

会首中的一个八字胡儿便退回来，踏凳子站到一张方桌上。喧闹的人们很快便静了下来。

“正月十五是元宵，”八字胡儿会首提起嗓子念道，“狮子龙灯满街闹，旧岁除去背霉运，新春丰年吉星照。街坊父老们，康家院子的神狮就要登高台显身手了。今年跟往年不同，政府的官长们

亲临街头来，与民同乐，各队伍上的官长们也赏光助兴，来与民同乐，单是这彩头就比往年多出十几倍呀！

“康家父子师徒们，只要爬到这两座楼房高的台上，使出浑身解数，玩够十八套神技，并一张张把方桌拆下来，那一大堆彩头就归他们的了。”

“各位官长，父老兄弟们，如果你们看得高兴，这大洋、铜板、纸票子，都可以赏他们几个，尽管往里头丢就是。我这里，替康家父子、师徒，先谢赏了。”

说毕，他当胸抱拳，来个左右旋转，而后跳下桌来。

锣鼓急骤地敲响，火炮震耳地爆炸。穿着红色灯笼裤，黄色滚黑花边对襟短棉袄，红帕扎头，打着赤脚的康家师徒们，各各抓起狮皮，一般挂在右肩，排成一条龙，依次绕场走了一圈儿。突然锣鼓点子一变，那为首的康家老四——一个十一岁的娃娃，把大头笑脸罗汉往头上一罩，右手托起个面盆大的五彩绣球，单腿金鸡独立式亮相，接着平地一跳，左掌去飞起的右脚心上击个脆响，便顺势一连在低空中跃起，来了十几个探海式飞腿旋转。绣球上的无数个小铃铛也跟着响成一片。后面是康德成师傅和他的三儿合玩一头狮子；再后面是四个徒弟，各扮一头小狮；另外康家老大和老二也合玩一头狮子。两大狮在前，四小狮随后，追逐着绣球在空地上做出“滚绣球”、“抢绣球”、“拍绣球”、“顶绣球”、“衔绣球”等动作，把那兽中之王的凶恶、残暴完全避去，像煞一群家猫在追逐嬉戏。憨态可掬，顽像逼真，巧姿悦目，引人发笑。

紧接着，锣鼓点子又一变，大头笑罗汉将五彩绣球抛过一边，从腰间拔出一柄马尾拂尘来，跳上一列相挨的五张方桌，拂尘一掸，逗引着狮子也鱼贯上桌。笑罗汉拍拍狮子头，捋捋狮子鬃，搔搔狮子痒，骑骑狮子背，算是把群狮驯服了；接着便向十八张方桌叠起的高台上攀去。

那像烟囱般直立的高台，系桌面贴桌面，桌脚接桌脚。大头笑

罗汉如同狸猫一般，作弯曲形在桌与桌之间轻捷而上。每上一层都要探身向下，用拂尘逗引狮子。

两头大狮从两个方向，摇头摆尾，眨眼咧嘴，穿花般而上。四头小狮十分顽皮，伸腿弓腰，缩头撅腭，做出各种憨态，却总是各据一角，在后面远远跟着。

各位看官请注意，那时的登高表演，不可能象如今的杂技演员，每人在腰上各系一条保险绳子。除笑罗汉人小身轻灵巧外，两头大狮各攀一方，四头小狮各据一角，互相配合，这就是为的稳定重心，不使有偏，而起保险作用的啊！

且说大头笑罗汉，逗引着两头大狮，登上顶端，四头小狮却只在距台顶四张方桌处停下，四人都将狮头挂在背后，不再动作，眼睁睁地盯着上面，执行保护职责了。顶上端的一张桌四脚朝天，两头大狮和笑罗汉共是五人，十只赤脚板都要你踩我挤，在直径三寸的四条桌脚柱上，耍出各种特技来，那难度、险度、惊度、奇度、巧度该有多大！

不用说，上千的看客，没有一个不替他们捏着把汗，抓紧脚趾，悬着颗心的。一个个瞪圆了眼，张大了嘴，连粗气都不敢出了。就是那些官长们、缙绅们，也都起身昂首，扬酸了颈脖子，顾不及身份，拿不得架子了。

但见，两头大狮后脚各站两条桌脚柱，人立而起，前脚捧起那大头笑罗汉，笑罗汉手里拿卷丝绸一抖，悬空挂下，那两丈多长的红绸上，用黄绸剪贴着“加官晋爵，恭喜发财”八个大字。

就这一手，人群中便哄然雷动，钱钞便雨点般，朝场里扔了进来。

跟着，两狮一罗汉，就在四条朝天的桌脚上，按照十八套特技，如“雄鹰展翅”、“仙人倒立”、“风摆荷叶”、“倒挂金钟”、“金象卷鼻”、“神猿摘桃”、“犀牛望月”等，一套套的表演开了。他们配合默契，一丝不乱，看似轻松，其实这是玩命的事啊！

在这数九寒天，凌风刺骨的高空，尽管康家父子穿着单薄的表演服装，那汗水却早将里面的贴身衣裤湿透。他们打上赤脚，每一个脚趾都用上了“四两拨千斤”的功夫。一条桌脚柱，三寸左右宽，被另外的两只脚踩上，你要再踏上去，就必得先用一个脚趾，抠住一丝桌脚的虚边，一点一点过挤，另外两个脚一点一点慢移才能互换。就只这“走桩”已经不容易，再要上身和两手做出各种动作，则非有高超娴熟的技艺，气吞万里的勇气，打虎降龙的胆量，挑花绣朵的心细不可！

表演在不同锣鼓的节奏之中，在连声不断的喝采之下，顺利地进行着。最后是撤除高台，由扮狮子的四人，各用脚绞住下面一张方桌的一角，棚身用肩托着笑罗汉，再轻轻将上面一张桌子移开，交由四个扮小狮者，一一传递下去。要这样一张一张的将桌子撤除，在空场上摆成一长串，最后还得由笑罗汉引导狮子，做“拜四方”等动作才算结束。

可是，就在这撤除第一张方桌，还未撤第二张时，意外的事故发生了。

十六岁的康老三突然“哎哟”一声，绞住桌脚的腿一松，身子往下一沉，小腿肚上像被人捅了一刀。本来就精疲力竭，骨软筋酥，这时他眼前一黑，便从高台上坠落下来。

跟他同扮一大狮的父亲康德成，伸手没能抓住，整个高台一晃动，差点全台坍塌。只听人群中一阵惊呼，那些刚才松了一口气的上千颗观众的心，又提到嗓子眼儿上来。见那高台摇晃，人们生怕砸在自己头上，都没命一般地后退，场上秩序顿时大乱。

康德成知道事情不妙，但他作为师傅、父亲，虽然心头一凉，仍然是沉住了气。他知道，老三儿子算是完了，如果他再一松懈慌乱，失去的将不止是一个儿子，而是他康家满门。在这一瞬间，他大吼一声：“稳住！”把老大、老二、老四从惊惶中震醒回来。那扮小狮之一的大徒弟郭长贵，迅疾攀援而上，接替了康老三的位置。

这时，康德成早已看见，老三儿已经被立在台脚下的四个徒弟联手接住，不致丧命，这才咬住牙，按规矩一层层将方桌撤下。那击鼓敲锣的徒弟，虽也因突然的变故停下过手中的活儿，这时也仍然坚持到底，点子并未错乱。

人们都受了一场虚惊，但看见康家父子、师徒并没乱套，照样进行到结束，不禁人人交口赞誉，个个表示关怀。

那躺在桌上的康老三，早被人们围住。县太爷眼见得这场事故，在那千人万眼的逼视之下，为了表示他这位父母官爱民若子的“菩萨”心肠，他立即下令：“快抬这娃娃去易家药铺，请沙老先生看看。”

几个徒弟借来一扇门板，把康老三平放在上面，抬起就走。可是，不巧得很，那全县闻名的骨伤科神手沙老先生，早于一月前就到邻县绥阳去了。康老三躺在易家药铺的堂屋里，咬紧牙关，双目紧闭，脸色苍白，人事不知。等康德成结束表演到来时，已是半个时辰之后。其时，闻讯赶来的民间骨伤科医生——沙老先生的大徒弟杨克光，刚刚检查完伤情抬起头来。有人递过来一杯热茶，他坐在凳子上喝了两口，才对康德成说：

“康师傅，我无能为力呀！你家老三是遭人暗算，中了喂毒的暗器。你看，”

说着，他放下茶杯，轻轻揭开盖在康老三下半身上的一件旧棉袄。果然，那右小腿肚子上，有一条发乌的寸长伤口，就像一个微微张开的娃娃嘴，伤口四周已经鼓起紫色的肿块来。

“得快设法治呀，迟了就怕来不及啰！”

这是从哪里说起的呢？康家世代以农为本，虽然习武玩狮子，还开着拳房授徒，可从不恃勇逞能，对人总是和和气气的，没有得罪过人，是谁这么大的仇恨，会下此毒手呢？

康德成气得发昏，心尖尖儿都在颤痛，如果知道那仇人是谁，非跟他拼命不可！他取出一瓶随身携带的云南白药，递过去说：

“这个给你。”

杨克光摇着头说：“没有用的，白药只能治刀伤、枪伤、跌打损伤，消炎、镇痛、止血、散瘀；是解不了毒的。我师父如果在这里，他会有办法，可惜……”

这时，县府的一个科长，奉了县太爷之命，请了两个医生一起来看。那穿西装的单瘦个子，是县医院的院长，只把伤处看了一眼就摇着头，一言未发地走了；那穿黄呢军服配中校军衔的魁伟汉子，俯下身来，详细地观察了一番，然后给县里的科长嘀咕几句，也退了出去。

那科长说：“康师傅，明医官讲了，你家娃娃伤得不轻，如果二十四小时之内不抢救，就没人了。他的把握也不大，但他愿意试一试。不过，在把病人抬去他们四分校军医院以前，必须先交三百块三洋。”

“三百块大洋？”康德成两眼都瞪圆了，“只要他明医官包治好我的儿子，就是卖房卖地，倾家荡产，我也愿出！”

大徒弟郭长贵轻声地说：

“师父，今天的彩头加上众人的赏钱，还不到三十块大洋啊！”

康德成大声地道：

“我说过，只要谁能包治好老三，我愿意倾家荡产！”

那科长也轻声地说：

“康师傅，你没听清楚我的话，那明医官只说是愿意试一试，他并没有打包票呀！”

康老二是个莽撞性子，在一旁插话道：

“说他妈一伙，等于个铲铲！”

杨克光也接口说道：

“是啊，军医官是靠不住的，漫说人家没把握，就是敢打包票，康师傅，在这火烧眉毛的时候，你就舍得卖房卖地，又到哪里去找这个拿得出现洋，又愿意要房要地的买主呢？”

“嗨！”康德成照自己的额上一拳，莫可奈何地蹲到地上。

那科长默默地走了。康家父子、师徒，全急得热锅上的蚂蚁一般，堵在药铺门口闲看的人们，也不住声地叹气表示惋惜、同情，却都爱莫能助。谁不知道康家是本分厚道的好人呢，怎么偏偏会遭到别人的暗算？

康大娘由大儿媳妇王氏、二儿媳妇赵氏扶着，从五里路外的家里赶来，一下扑到老三的身上就晕了过去。经杨克光医生掐住人中，忙了一阵才苏醒过来。接着又捶胸顿足，大放悲声。

可怜的老三，死人般躺在门板上，口涎长挂，脸色由苍白渐转灰土之色，眼见得是不行了。

这时，忽见那在城隍庙隔壁算命的“顾半仙”，手握斑竹叶子烟杆，拨开人众踱了进来。他一声不响地看了看病人，然后，蹲下身对康德成说：

“康师傅，你家娃娃的伤，说不定我能够医治，你信不信得过我？”

康师傅猛抬头看看来人，先是有些吃惊、疑惑，接着像个溺水的人抓住了根稻草，一把握着顾半仙的手，说：

“顾先生，你真愿意救我的儿子，哪还有信不过的？”

“那好，快把病人抬到我家里去！”

这才真叫病急乱投医呀！谁也没有心思去想，这个仅靠一张铁嘴，摆个算命摊摊儿糊口的顾半仙，真会替人治病吗？而且还是中了喂毒暗器的病人呀！

还是康老大给兄弟们递了个眼色，喊声“走”，大家才把门板抬了起来。

顾先生家住在城隍庙隔壁，一进门是个长条形窄屋，用布帘子隔开，当街口一桌一椅，是他替人算命的地方，布帘里的半头是他的卧处。往里一间，住着女儿隐娘。这一家，仅只父女二人。

康老三被安顿在布帘里，将就那扇门板，用两条长凳架上，就

跟顾先生床对着床了。隐娘抱出棉被来，给康老三垫得厚厚的。因为屋子太窄，闲杂人等，包括康家的儿子、徒弟，都被谢绝在外，只剩下顾先生父女和康德成夫妇四人。

屋里光线不好，便点亮了一盏油灯。顾先生取出一蓝一红两个半尺高的大肚长颈瓷瓶，从红瓶里倒出三粒绿豆大小的朱色丸药，用温水在调羹里化开，拿小刀撬开康老三的牙关，把药水灌了下去。接着，挽起衣袖，叫康德成帮着，将康老三翻转俯卧，使小腿肚的伤口朝上。

他接过隐娘递来的一枚大号铜板，去磨刀石上擦去铜锈，将光亮的一面轻轻贴在伤口上。这铜钱中间有一大方孔，很象一个环，伤口正被圈在方孔中。他一手轻轻下压铜板，一手将一根银质钩针，插进伤口有两寸多深，稍一拨弄便提出一枚小制钱来，“■”地一声抖落在一个搪瓷盘里。

康德成伸手指就要去拈起来看。顾先生忙止住道：“别动，有毒！”

小制钱一取出，伤口处便汩汩地往外冒着乌血，并带了一股难闻的腥臭味儿。康德成夫妇都倒抽了一口冷气。

顾先生拿镊子夹了棉团，将乌血拭尽，再用剪子把大号铜钱方孔中的伤口周围的腐肉，一点点剪除，露出一个青梅大小的深洞，然后打开蓝色瓷瓶，抖下一些白色粉似的散剂在伤口里。随又接过隐娘递来的土碗，将碗里用酸醋调成糊状的黑色药面，全部倒进伤口里。粘粘的糊状药物，在大号铜钱里堆得满满的。最后，拿一段漂洗得雪白的土布，把腿肚包扎起来。

做完这些，顾先生才喘了口气，就着隐娘端来的铜盆洗了手。他说：

“请二位到里面去坐坐吧，这娃娃得让他静静地躺一会儿，只要没有人进来吵着他就行。”

康德成随即至大门外，吩咐儿子、徒弟们，各自收拾玩狮的家

伙回去，只留下康老大守在门口，不让人进来。然后，这才和康大娘一起，跟顾先生走进隐娘的卧房。

隐娘的卧房不大，家具也不多，却收拾得干净整洁。待客人坐下后，隐娘迅即泡上茶来。顾先生待客人喝过茶，自己装上一截叶子烟，又把另一根烟杆装上烟，让给康德成，点火吸上，这才说道：

“康师傅，我知道你是习武之人，你们一家，当然也算上你的娃娃们，莫非有什么仇家吗？”

康德成摇了摇头说：

“不瞒顾先生说，我康家虽是习武，原都只是为的锤炼筋骨，不敢丢了这祖上传下来的耍狮子的玩意儿。平常，只是种点庄稼过日子。自家两块水田出的谷子，只够半年粮，其余的旱土就是赶季节，务点瓜果蔬菜挑上街来卖，日子过得也紧巴巴的。”

“我从不跟江湖的人往来，更谈不上和谁结怨仇。我对娃儿们一向管得就严，他们也没跟什么不三不四的人交往。就是收几个徒弟，也都是本地土生土长，看着长大，老实本分信得过的。这仇家二字，还不知是从哪里说起的呢。”

顾先生点着头说：

“不过，你家老三今天这事有些蹊跷。他是被人用金钱镖打中，这才从高空掉下来的呀！令人不解的就是，那人为什么这样歹毒呢，无冤无仇，竟用上了喂过剧毒的暗器，这不是存心要置人于死地吗？你看，”

他把手一招，隐娘便将那用酸醋洗过，又拿清水泡着的制钱端来。他用镊子从瓷盘清水中把制钱夹起，去灯火上一燎，像抹过油似的，光焰一闪，又往清水里一浸，这才拿布块擦干净，丢在桌上。

原来，那是一枚极其平常的制钱——道光通宝。

顾先生说：“就是这么个小小的玩意儿，便要人的命啦！幸好是打在肉厚的腿肚子上，若是中了别的部位，伤及筋骨，那便没法子想了。”

康大娘不住地扯起衣裳用襟角揩着眼泪。

康德成也出了一身冷汗，问道：

“顾先生，这铜钱钻肉竟有两寸多深，那放暗器的恶人，功夫真正了得呀！”

顾半仙道：“我虽是个手无缚鸡之力，对武功一窍不通的人，平常爱翻看野史杂书之故，才略为晓及一点这方面的知识。

“这金钱镖，再有本事的人，若单凭手指的弹力或者腕部的抖动，至多不过打出二十步有准头。你们是在那样高的台子上，那人肯定是用橡皮弹弓发射的。”

康德成颌首表示赞同顾半仙的说法。他接着又问：

“顾先生，这点我就不懂了。恶人尽管是用弹弓发射，在那么远的距离，能把准头拿稳就不容易了，射中目标还能钻两寸多深，可见其力度是太大了。我虽也习武，只在拳脚上知道一点，从未接触过暗器，一枚小小的制钱，轻飘飘的，却用得这样神乎其神，实在可怕呀！”

“嘿，这就是功夫了。”顾半仙接着说，“使用的人出的是巧劲儿，并非拙力，要将制钱射飞旋着出去，才能保证它的准头与杀伤力，非一日之功，起码在十年以上的苦练才行啦。”

“哦！”康德成又问：

“顾先生，这拔毒治伤的灵药与方法，想也是你看书得来的了。你们识文断字的人，真了不起。”

顾半仙说：“这个从书上是学不来的。若干年前，我偶尔结识一个高明的医家，只这一点绝技，是他传授给我的。今天，在你家老三身上，我也才是第一次动用，奏不奏效，还不知道呢。”

说完，他邀康氏夫妇二人来到外室，轻轻将康老三翻转过来，仰面朝天。只见康老三脸色转红，仍沉沉睡着，鼻息已经轻微匀称了。

“有救了。不过，还得在我这里将养几天，以便随时观察、换